

古籍“知识库”助力“神话宇宙”

□ 黄姗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神话诞生于文明伊始，与人类复杂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伴随着国家形态演变的轨迹日益丰满，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流传的神话故事蔚为大观，其不仅为读者打造出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更蕴含着哲学、艺术、宗教等宝贵文化，为无数文学影视作品的改编提供了优秀的母本。

近年来，随着《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姜子牙》等一系列脱胎于中国神话故事的影视作品问世，一时间，中国“神话电影宇宙”成为网络和媒体议论的热点。“神话宇宙”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着力打造出一个跨媒介的中国神话世界，却面临着神话“碎片化”、版权开放等诸多困难和挑战。

若想建造庞大的“神话宇宙”，必然要依托于古籍文献。国家图书馆拥书百城，为了让古籍被更广大的读者接触，实现古籍的活化利用，国家图书馆已开展多年古籍数字化项目，更于2023年完成了依托于专题古籍建设的《山海经》知识库。本文尝试从古籍出发，分析目前中国电影“神话宇宙”的开发现状及其所面临的困难，讨论以古籍中的中国神话为蓝本，通过“知识库”的建设打造“神话宇宙”的可行性。

一、有典记载的中国神话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①。”中国古代神话反映了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历史进程，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信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成一体，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神话每每从史前时期讲起，历经千年延续未曾消散，是中华文化早期形态的侧面记载，也是研究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依据。神话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以口头、文字记录等多种形式流传，其中典籍文献的记录尤为珍贵。

（一）历史上的神话记载

中国古籍中对于神话的记载层出叠见，虽无完整的神话集成，但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量神话故事保存下来。

先秦时期神话以《山海经》中的记载最为大宗，其在讲述地理博物物的同时，夹杂大量的神话传说。另外还有《尚书》《论语》《左传》《楚辞》《墨子》《孟子》等一系列经典，皆有中国早期创世神话或寓言神话的记载。秦汉以来神话的记述更为丰富，神话谱系也更为具体，《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典籍以国家的名义将神话纳入文化谱系之中，也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6页。

出现了《述异记》《帝王世纪》《列仙传》《搜神记》等不同文种的民间著述。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神话小说集的《搜神记》，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帝王世纪》，以及将民间传说与古代神话结合形成民间神话谱系的《列仙传》等。

及至唐代开始出现了诸如《古镜记》等专门的神话小说，更令人惊喜的是一些基于文献的神话集成的出现，例如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依据以往的文献记述了三皇五帝的谱系，收纳了许多历史上不被重视的神话。两宋以后，出于国家历史认同感攀升以及更加丰富的文献储备等因素，神话的创作也更加多元化，例如南宋罗泌所著《路史》取材繁博庞杂，是神话历史集大成之作，堪称《山海经》等之后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又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明清以来，中国的神话宝库再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涌现了《封神演义》《西游记》《北游记》等无数历史神话。

（二）近现代神话集成

针对古籍中的神话，历来学者多认为其有着“碎片化”的特点，缺少系统性著作。针对这一点鲁迅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

此后这一方面的著作层出不穷，例如上世纪钟毓龙用十年时间创作的《上古神话演义》；二十世纪袁珂所著《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通论》等著作中采用了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地方志等大量历史资料；2022年毕旭玲出版了《文明起源的建构——中华创世神话时间谱系》，意在以神话的语言构建华夏文明的开端。可见对于构建神话谱系，以文献为基础书写新世纪神话集的尝试如星星之火，愈演愈烈。

通过这些神话集成的不断涌现，我们可以看到搭建中国“神话宇宙”的希望之光。中国神话体量庞大，无数学者试图通过不同标准将其分类，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其语言特点分为神话小说、志怪小说；根据其创作地域分为东、西、南、北地方神话；根据其内容分为创世神话、英雄神话、三皇五帝神话，等等。笔者认为，作为中华千年文化的产物，神话的核心体现了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可以提纲挈领，将中国神话连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上古时期的创世神话延伸至历史时期的英雄、帝王神话，再到后来的民间神话，形成一个完整的“神话宇宙”。

既然如此，为何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如同《古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人尽皆知的神话体系呢？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构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程憬编写了《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这本书中程憬提出：“从现存的古籍中仔细地去搜集，谨密地去考订……虽然所引证的还不能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但勉强可说已把我们的古代神话，古代神话系统之全貌素描出了。”^①

可见，前人的研究困难之处主要在于古籍的搜索工作。通过个人的力量将成百上千部记录了神话的古籍全部阅读、摘录、系统分类简直难于登天，因此如果想要真正打造“神话宇宙”，其难点就在于如何“博览群书”，打破古籍与古籍之间的“壁垒”。

^①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二、影视“神话宇宙”

影视中的神话宇宙不同于传统电影单篇讲述一个完整故事，影片与影片相互独立的传统形式，在影视“宇宙”中，多部影片共处同一世界，分享相同的世界观，人物角色剧情故事相互交织、互为补充，继而衍生出一个完整的宇宙。这个概念最初来自西方，以“漫威宇宙”最为有代表性。近年来，中国影视界也开始了对于影视“宇宙”的探索。

（一）影视“宇宙”的来源

美国知名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曾提出：“叙事日益成为一种构筑世界的艺术。”“故事世界”的概念也慢慢衍生而出。影视“宇宙”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美国“漫威漫画公司”耗时十几年时间，通过电影、电视剧、动画等多种形式的几十部作品所打造的“漫威宇宙”。“漫威宇宙”开始于斯坦·李的第一部作品《美国队长》，这个蕴含着“团结、爱国和纪律”的角色奠定了“漫威宇宙”的核心基调——“美国故事”。紧接着，“漫威宇宙”通过衍生作品体现了冷战、恐怖主义、种族歧视等一系列美国真实存在的国情，融入美国价值观，宣扬美国主流文化，使观众感同身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伴随着一代观众的成长，成为了一种情怀。在这样的效果下，“漫威宇宙”世界日益庞大，拥有了一大批的忠实拥簇者，也成功的将其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的输往了世界各地。

想要成功打造一个电影“宇宙”，考验的不仅是布局者的眼界和格局，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底蕴能否承载“宇宙”的重任。风靡全球的“漫威宇宙”诞生于一个成立时间不足百年的公司，相比之下，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坐拥了无数神话故事，想要打造出一个“神话宇宙”大有可为。

（二）中国电影“神话宇宙”的构建现状

随着《白蛇·缘起》以及紧随其后的《白蛇2：青蛇劫起》《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一系列影视作品拉响了中国电影行业打造“神话宇宙”的序幕。

这几部影片分别以《白蛇传》和《封神演义》为母本，又与《西游记》《山海经》等作品进行融合。在基于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对时空、人物等方面进行调整重置以打通不同神话之间的“时空隧道”，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等时代精神贯穿其中，成功的搭建起了“神话宇宙”的初步框架。

电影陆续上线以来获得了多方广泛关注，中国“神话宇宙”对传统神话资源的深度利用与开发不仅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但在目前阶段，打造和形成一个足以媲美“漫威宇宙”的中国“神话宇宙”，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对于“电影宇宙”来说，相较于如何让单一影片峰回路转曲折离奇，更重要的是如何搭建一个令人信服的世界观。而一个流畅且可自如运转的世界，就需要有大量的古籍文献进行支撑。在这一点上，难点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如上文所述，中国神话散布在众多古籍之中，跨越多个历史年代，版本众多，难以进行全面的检索，也就无从将不同版本、不同古籍中的神话故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其二，许多神话故事的IP都属于公共版权，缺少统一规划和专业授权管理，导致有小说、影视剧直接用网上未经校勘的文献，难免出现错误或讹传，对观众造成误导，使观众丧失对传统题材改编的信心，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不负责。

因此，如果将散落的神话进行检索、收集，改变公共版权无人管理的现状，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神话宇宙”构建的出路，任重而道远。

三、古籍“知识库”助力中国“神话宇宙”

古籍数字化与“知识库”的搭建最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古籍：“古籍保护有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保护三种类型。原生性保护就是保护古籍文物本身；再生性保护是指对古籍进行影印、数字化，并进一步整理；传承性保护，是指让古籍里的知识、故事、思想等进入人们的大脑，通过这一载体传承下去。”^①

2022年，两办先后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两份文件在推动古籍资源数字化、加强古籍资源管理、建设中华文化数据库等多个方面对古籍资源的利用提出了意见和要求，计划“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②

当下，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手段为古籍的弘扬发展推波助澜，不仅对古籍实现了从文本到内涵更为全面的保护，更是让文明的种子在更多的领域开花结果。

（一）古籍数字化

我国最早的古籍数字化探索始于上个世纪的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台湾一些公立图书馆就开通了古籍书目的数字化检索功能，建立了古籍数据库，用户能够通过古籍信息平台获取书目信息。”^③而后，大陆地区也迅速重视起了相关工作。“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菁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④2007年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同年5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2016年，国家图书馆正式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平台集合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善本特藏文献，并先后联合了海内外39家单位发布了无数珍贵古籍数字资源。截止2024年1月26日，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超过10.4万部（件），“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古籍的数字化利用因其巨大的价值早已形成燎原之势，其原理、困境和发展也有诸多相关研究，其中《智慧数据驱动的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研究》系统而全面的进行了讨论。文章将古籍数字化的最终成果总结为“智慧数据”，提出“智慧数据”

^①陈涛等：《智慧数据驱动的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总第四十九卷第二六三期，2023年12月30日，第2页。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2023年4月3日检索）。

^③王江，屈红军，于瑛：《图书馆古籍资源数字化建设及利用研究》，《出版广角》，2018年第10期下，第35页。

^④陈雪：《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光明日报》，2023年1月6日第9版，第1页。

的发展路线“涉及从原生数据到智慧数据的逐级演变过程，共分为数字化、文本化、概念化、关联化、智能化和智慧化六个步骤。”^①用六个看似简单的步骤清晰的介绍了古籍数字化的全过程：从最初的纸质文本资源扫描成书影后，利用OCR等文字识别技术进行文本化，而后对文字中的语义语态进行关联，最后通过智慧化手段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因素。

在古籍数字化的环境下，全新的呈现方式为古籍阅读和信息采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和更为强大的功能：首先，数字化以及数据库将纵横双向的古籍资源进行整合，让用户可以通过一个终端接触到不同朝代、不同版本，散落海内外不同机构的海量古籍资源；在此基础上，用户可以将抄本、刻本等不同版本的文字、图像等多种内容进行比对，对古籍版本情况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同时，经过数字化的古籍提供强大的检索功能，寻找某一目标词条不再需要大海捞针，可以通过数据库进行快速、准确、全面的检索，助力古籍的活化利用。

（二）“《山海经》知识库”助力“神话宇宙”

在诸多与神话有关的古籍之中，先秦巨作《山海经》当之无愧为神话谱系最早、最全面、最经典的展现，它通过舆图的形式将山川大河联系在一起，展现了栖息其上的无数神怪鸟兽，又利用这些神话生物之间相“生”相“杀”的关系，织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远古神话谱系。因此，在构建中国“神话宇宙”的道路上，《山海经》是至关重要的基础。

2023年，国家图书馆完成《山海经》专题文献知识库建设（以下简称“《山海经》知识库”）。软件的构建基于Web、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对于馆藏《山海经》各种版本、学术研究专著的图像资源、全文文本资源、细颗粒度标引后形成的专名资源、图像资源，以及基于《山海经》研究形成的现代文创成果、多媒体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发布与检索浏览，主要为数字人文研究学者及公众提供在线注册、登录、检索、阅读浏览、趣味互动、文创专区等功能。在这一软件的帮助之下，先前述中国“神话宇宙”平台搭建的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快速检索。知识库提供“书目检索”“全文检索”等快速检索功能，支持“精确搜索”“模糊搜索”等多种搜索方式，可用简繁两种字体进行检索，快速将所需内容定位到《山海经》的某一页之中，还可进行不同版本的比对。

专名研究。国家图书馆专业团队对《山海经》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如地名、动物、植物、人物等，进行标引，在知识元页面进行多层次分类，每个专有名词页面均可查看词条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出处、图像等多种内容。

授权管理。任意阅读界面上方均有“授权”按钮，点击即弹出授权书界面，根据不同用途分为个人研究、书影出版和文创展览三种用图，并标注了联系电话和邮箱，任何有需要的用户均可下载附件填写“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复制协议书”发送至邮箱，取得正版授权。

同时，上线的第一版知识库还包括“地图标注”“以图搜图”等多种功能，帮助用户更直观的认识《山海经》的世界，虽然这些功能目前还不完善，但已经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在《山海经》知识库的助力下，资源散乱、版本众多、缺乏统一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和困难都得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在公开且强大的资源共享平台下，古籍的内容跳出仅供“象牙塔”的局限，为社会大众提供接触知识的途经，同时也对其他行业提供了一个正规数字资源获取、交易平台，引导资源的出版方、购买方等方便快捷的通过平台展开广泛合作，不仅

^①陈涛等：《智慧数据驱动的古籍智慧性保护体系研究》，第5页。

为了古籍的版权保护，也是创作方打开学术视野的证明。这一平台的出现提升了古籍资源的商业价值，为古籍“活起来”，为其他行业深入利用古籍，也为传播古籍文化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古籍数字化的重要使命即将古代文化与当今社会融为一体，让高深的古籍脱离只能用于少量研究的局限性，让珍贵的古籍资源可以在更多发挥它自己的价值。未来，随着更多古籍数字化、知识库的建设，中国的“神话宇宙”“历史宇宙”“文化宇宙”构建指日可待！